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六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贈刑科左給事中加一級前巳未進士婺源縣知縣六平金公墓誌銘
贈光祿寺卿湘隣金君墓誌銘
太學生洞庭翁君約之墓誌銘
奉直大夫前吳江邑侯眞萬劉公墓誌銘

誥封恭人吳母孟夫人墓誌銘
黃母朱宜人墓誌銘
勑封孺人侯氏墓誌銘
烈婦陳氏墓誌銘
吳江沈烈女墓誌銘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六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贈刑科左給事中加一級前已未進士婺源縣

知縣六平金公墓誌銘

余家世松陵譜系所載自故元以來世代可稽相傳金氏系出東漢宗室煇之受封烏傷至錢武肅鏐王吳越劉氏避諱嫌去卯刀爲金氏其與義烏得姓之

始大抵相符此宗系之所繇合也前丁未榜諱世俊與余兄浮弋同籍至巳未六平兄又與余同籍蓋宗派同而氣誼又先後脗合焉今年夏六平兄之子漢鼎以其先人之狀來乞余銘又自言生幼而孤不得具悉先人之實惟吾叔核採而詳誌之余何敢辭謹按狀兄諱德義字行之別號六平世居東浙之義烏九世祖消居繡湖之濱與景濂宋公子克王公同出文獻黃公之門後兩公相繼登仕而公獨隱居有高名詳載郡邑志中所傳有青村遺稿其略也曾祖諱

貢早世祖諱李方在襁抱曾祖母季氏欽氷茹蘖鞠
以成立徙居浦陽東界之赤嶺謹課耕讀用以起家
考諱文泰持躬端方課子尤嚴切自宵達旦咿唔罔
敢或輟得丈夫子四人六平公其仲也丰姿玉立髫
穆敦重終日不妄言笑學詩於慈水沈先生光岳通
四始與義閎覽默識沈先生早異之曰子必爲國華
矣愼自愛年十四郎失恃毀瘠骨立哀毀若成人廬
墓者三年服食資於丘嫂董氏公侍之甚謹居小齋
顏曰靜澹窮年誦讀靡間寒暑初補博士弟子員時

晉江子環張公以名魁領邑毋顧公而稱曰子匪獨以才勝也識度亦過人遠矣後登癸卯賢書出別駕陳公儒之門及進謁陳見公之儀容甚整議論辭采亹亹動人謂所舉未能盡公自失者久之已而五上公車皆報罷人謂公且倦遊而公益自勵杜門卻埽惟日取陳編博搜精探經年累月未嘗入郡邑之庭偶士大夫有旅會公獨恂恂退處如不勝然出則蕭然襆被約素自持故閭里咸稱公長者於時公所遊好皆海內人望若蘭嵎朱公石簣陶公孟旋方公子

卿徐公皆以學行相推而方公嘗語人曰李燔之進學可畏張洽之勇不可奪若六平殆兼之矣巳未會榜出續溪李公某之門其牘言簡理明識學兼至李公深許之而策詞有侵及內庭者時上方深居朝多內忌李公稍後公卷曰吾相與有成也試大廷除格當為令于是令婺源縣縣治在萬山中俗好勝風多不馴公慨然曰此聊翁先生舊里遺風獨不可振乎為之疏其節目敷教以寬毋訊牘盈庭一以誠信剖之小大之獄必得其情表裏殫盡處朞年未嘗一言

欺其民民亦不忍以欺相與併蒲鞭不示矣若夫詰盜必斷株引勿以波及者惠奸也至於治賦必先期示約或至再三不加怒譴曰吾故拙於催科也凡邑有興葺審其足以濟物者行之必力不以輿言為勸沮曰吾將求其便民而已捐俸首新學舍進諸士講肄恂恂然澤於大雅葺朱子綱目語類名臣言行錄等書鐫之而不著名於簡曰吾取其足以教士焉用標榜也又清文公祠田若干畝俾朱氏世守之勿墜先賢之緒又念文廟山僻樂舞久廢迺考定古制諸

聲按節始爲六佾升歌環橋門而觀聽者有淵然三
代之思焉先是邑山龍從蜿蜒匃已於龍船槽領間
土人多業爲埿旦旦鑿之地脉幾斷諸邑老多播棄
投林公廼捐金易窑址且禁勿再鑿犯者以盜官物
論自後邑之東山諸老或位冢宰或晉大司農或起
憲垣奮與岩谷震赫班聯咸歸功於公云邑舊多虎
暴行道相戒非十百不敢行公具牲醴爲文檄諸山
神俄而虎不入境驚傳爲異日是長者之驗也比於
漢之劉氏云公每覩時政操切必非之日不聞治大

國若烹小鮮乎何急張爲也一意惆愊所至期於貧弱有利不肯脂韋詭隨以筐篚相先適邑豪某凤爲大盜逋逃主懼公發之然吏於郡與守相暱莫可誰何公廉得其狀白於憲竟寘之法於是守啣公甚爲蜚語中公竟改公教職解綬去民遮道泣若數萬人閱十八載歲戊寅婺之父老子弟思慕公不替請於督學御史祀公名宦亦以見直道之久而愈昭也公自壬戌還里偃息故廬食其遺畝不攜婺源一物而充然自足日徜徉於越溪山水間未嘗有不豫之色

益幾乎古之有道者俄於癸亥春患手瘍而卒僅年
四十有五卒之夕歎曰吾濫科第誼不敢負國爲吏
不敢負士民今無所恨惟念先人鞠我誨我不獲被
貤綸之典所介介惟是耳所著有靜澹齋稿挹蘭吟
理發絢言樂舞事略諸書藏於家嗚呼負大才如公
學識如公篤實敦行如公而僅小試一邑卒以鋤奸
投鼠解印綬去頤投閒未幾又不獲享有遐齡中道
淇將天乎天乎其何可問耶使於其時得當而或
爲諫官或躋卿寺其所建豎必有炳炳烺烺卓然可

觀者卽不然或稍假以年而老成具在典型勿墜學右譚道繼往開來是亦君子之澤未斬其所以維風易俗補鄉邑道人心良非淺鮮也夫何旣厄其用又嗇其年幾與流俗之碌碌者同其湮滅無聞不能不令人低徊善類而仰吁青天也然天亦未始不可問公嗣漢鼎距公歿之年甫十歲煢煢藐孤乃克自振拔力學能文譽騰鄉邑成己丑進士令涇陽凡五載其所以愛民勤政疏滯起廢者一如公之治婺遂以奏最聞叨

賜金賜衣之上賞旋蒙

世祖先皇帝臨軒親試擢置諫垣蹇蹇諤諤聲震鑾坡

天子嘉焉爰晉清卿將來宣猷効力所以報

王顯親者政未可量則天之所以酬公方奢而誰謂天

終不可問也公雖不得爲大官不獲享大年而有嗣

若此以彰無窮之令聞是亦足以傳也已爲之銘曰

嗟我六平履行不貳稽古力學士類標幟令于嵾邑

仁明以治山俗剛猛進以禮義朱子遺風振揚暨被

卒以直去邑民揮淚公懷坦坦林泉高寄天不永年

倏焉垂翅。惟是婺人。積久愈思。崇公俎豆。以享以饋。
皇天不遺。有子克類。科名繼武。涇陽是涖。誠信而寬。不遺父志。
帝用寵嘉。厚賜章異。
親擢諫垣。侃侃
廷議。時望所屬。豈惟卿寺。善罔不昌。德積而熾。六平之澤。匪報焉遲。薄始厚終。天心可質。

贈光祿寺卿湘隣金君墓誌銘

余家世松陵之曹溪去浙婺義烏金氏僅隔錢塘帶水雖譜牒難稽不敢妄附宗支然與余家鄉會同籍者後先三世其氣誼聯絡不減本支一派也順治己丑南宮叢鳥得二人號稱金氏二難一爲余已未同榜諱德嘉之子漢鼎一爲余兄浮弋丁未同榜諱世俊之的嫡孫諱湘隣君是也君以甲第居前

恩授粵西少參守九江道前此未有之曠典時朝議以百粵介在天末蕩稽寇亂非 王師赫臨則抗不

下□ 非新硎淬礪心奮發有爲入坎窞而不驚者爲之監司以彈壓之則無以消鷹眼撫京鴻而讋新附之版晉故君得預其選焉受

命之日即慷慨叱馭有誓不顧身家之義税節衡陽者再歲未由泣境歲辛卯粵西始闢遂披荆棘蒙瘴霧抵柳州視事爾時仳離未集瘡痍未起城郭之內一望蔓草荒烟君爲之董戒師旅勿令擾民居妨民業凡所爲招携懷貳扶傷拯痏以綏定而輯寧之者靡弗殫厥心力政事之暇仍揖諸生而進以爲文之道

與夫立身行己親上死長之大節方浹歲新造之柳蒸蒸有起色矣亡何賊瞯藩師鎮省所在分旅設防兵力稍單輒乘虛傾巢來犯壬辰七月四日桂城陡陷孔藩殉焉于是全省震動柳故當首衝孤城不支君抗節被執羈之桂林者數月賊偵守甚嚴求死不得偶一日伺懈夜竊防者所佩刀手格殺數人星馳翳榛叢莽中冀間道迎　王師爲追者所及卒遇害時壬辰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先是潛遣僕馳書報其父曰兒生不辰遠隸粵西枕戈入境猺苗雜處蒿草

盈邊設餉既艱招徠不易詎意坐席未煖七月四日
賊陷桂城是月八日郴遂受兵兒不屈被執逼勒萬
狀今聞　王師南下或陡見天日孤臣不能終疆場
之役意欲納
敕前行死生不復顧也但念父母生兒撫育教誨匪朝
伊夕致父老不及養母殯不及塟子幼不及教不能
不耿耿于懷耳已矣兒不能烈烈以明節何敢冥冥
以偷生父無望兒矣有弟萼在或可相娛以奉餘年
兒歸養無期白雲永斷自當從三閭于湘水附子厚

于郴城已矣兒何忍言又有詩云稽首羅池塘子厚遊魂願從九疑看讀其書若詩之詞則其秉節無二誓死靡他固已如泰山之不可移而黃河東注之不可挽矣是歲粤西陳撫軍上其事

天子深用憫悼特賜祭葬如禮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乙未夏六月君長子廕生以琳徒跣來京持狀乞余銘余方病甚委頓牀蓐閒僅能屬息其何以應生之請而余竊念君家後先同籍之世好又念君捐生殉節有古忠臣烈士之風每讀史遇

其事想見其人于千載之上尚爲之咨嗟慨慕執卷流連不能巳巳詎當吾世而得之耳聞目見者能不奮筆以從而爲之誌其事以表來茲也謹力疾按狀

君諱漢蕙字公樹號湘隣其先世系出炎漢劉氏漢光武封皇孫于烏傷國除遂家焉後避南越王錢鏐諱去卯刀爲金始以金姓著世有達人宋仁山氏履祥元青村氏涓皆懷道不仕號稱碩儒越入傳而爲君曾大父■■公諱守大父■■公諱文亮以君伯父少司空稠原公世俊貴皆贈如其官君父■■公

諱世儼才高學劭有聲庠序間以數奇抑志小就爲涇州別駕丈夫子三長漢蘭補博士弟子蚤卒次即君君生而穎異垂髫食餼每試輒冠軍文次薨亦以髫年領袖童子試君登己卯賢書庚辰鎩羽歸力學益奮至邑里有不平事能以片言排解爲鄉人重己丑成進士授二甲叅藩粵西經營草昧所爲極難未竟厥施遽罹賊害嗚呼有生者世之所共貴守死者人之所甚難君獨能輕其所貴等性命于鴻毛易其所難甘一死如茹薺禮曰臨難無苟免君其有焉覩

彼全軀保妻子之流居平則溫飽是圖有事則抱頭鼠竄之不遑全未聞有死守封疆之誼者其相去何啻霄壤哉君生于萬曆丁未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于順治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六配陳氏遼陽縣尹大孚陳公女封恭人子三長以琳廩生娶誥封翰林院簡討丹臺虞公次孫廩生帶如公女次以璘聘東陽廩生宗玉郭公女三以璠聘浦江進士按察司廉使三陽張公次孫貢生昭服公女女三長適東陽庠生吳堡次適浦江癸丑進士大方伯致

虛樓公長孫洵培三未字孫二長永燧次永登孫女一俱以琳出爲之銘曰

日皎兮丹心霜凝兮苦節辭親兮腸萬迴報主兮骨可屑金石消沉兮忠魂不滅陵谷變遷兮芳名不絕

太學生洞庭翁君約之墓誌銘

余居松陵曹溪里與洞庭相望阻具區水僅四十里而遙聞東山有約之翁君者爲人慷慨嗜義敦尚氣節鄉里德之吳郡咸慕重焉顧余宦跡萍飄居家日少未獲與之遊然竊嚮往其爲人以孝友立基以賢豪自勵非流俗之泛泛悠悠徒獵虛聲者比今歲壬寅九月其長子中翰天游具行述來請余銘其墓曰今某月某日將窆吾父於東麓之新阡敢藉公言垂不朽余心儀君者久矣其何庸辭謹按狀翁君諱彥

甫字約之別號青崖其先爲河南人曾大父參號春山負奇氣明嘉靖時以布衣郄倭有功詔旌其廬賜優復大父諱遵號少山善居積以貲雄江淮齊楚間父諱啓陽號見滄母吳氏見滄公博學宏儒承少山之業能擇人任事家滋饒有子四君其季也君生而高額豐儀倜儻不羣初就外傅課一日恒兼程纔十齡便通曉大義見滄公喜不勝未幾見滄公捐館哀戚如禮年十三入太學補國子生大司成張公伺初深器重之既長行益修學業益進嘗從華亭董文敏

公其昌長洲吳太僕公默文文肅公震孟諸君子遊稱忘年交於是君聞見日廣漸磨日深重言諾愼行止有挺然振拔之槪嘗語人曰余性不耐馬頭塵但作一太平山中讀書處士可矣君因早失怙傷母孤幃晨夕不離左右凡寢餮憂喜一惟母是視所以竭孝養者纖悉畢周兄光祿君伯寰嘗遇外侮輒揮金助之無少靳曰人生惟兄弟耳遑恤其他伯寰歿爲之撫諸藐孤延師敎育經理嫁配一如已出旣各克有成盡以兄所授簿冊歸之井井秩秩無毫髮淆迨

母吳太君病君食不甘味寢不解帶晝夜侍藥餌不倦及病漸亟毀逾節有言於君以橐多遺蓄宜稍損哀以理之君咈然曰吾知痛母而已寧顧是耶歲庚辰大祲粟涌貴山民乏食所在饑窘君創議救荒數策因告糴淮楚徧贈山中且減價以惠通邑貸錢者咸減其息更興起傭作全活貧窮無算老弱之不能傭者設釜糜以餉之明季徭役日重爭多方避役有黠者陰卸君君代肩之不明其詐也乙酉

[illegible]淛下江南土寇多竄伏湖中弗靖兩山之惡少依草

附木遥爲聲應君首倡保甲法出錢穀糾集鄉勇請於郡給捍禦具盜卒散去獲安堵如故先是君之仲兄亘寰於明末忤梟黨會乘亂梟逃自獄思得仲而甘心焉人情洶洶君裂眥奮臂義不避禍爲之立劃萬緡用紓家難翁氏世業清源其戚屬以貲附清源生息者不啻億計一旦罹兵燹君之子毋錢一空而寄頓營息者倂失其籍公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爰按其數償之無稍溺由是君家自少山公以來三世累積以賦役減什之二以捍患禦災減什之三以清

源之多故減什之四五不嘗居積幾盡而君顧處之泰然嘗曰吾家以富賈擅奇贏子孫嚮學者少不知立身先乎行誼潤澤繫乎詩書獨生計為要務哉故君丈夫子十人皆篤學能文長子天游卓然早秀克自奮發以承君志初君存日自擇山水佳處卜築幽宅得玉鳴之陽時遊息其間因顧而樂之且曰吾歿後歸此庶幾如生平時乎嗚呼余觀君之生平眞可謂體用兼備希蹤於聖賢之域而黽勉為豪傑之士者歟以言乎其事毋也則能孝生竭力以養死毀節

以哀居喪之道是先篋金之遺勿問稱之曰孝子無忝也以言乎其事兄也則能悌撫兄子如巳子遇兄難若巳難但知人生惟有兄弟遑恤身外更有長物稱之曰悌弟無忝也以言乎其志絜而行芳也則視華膴之榮爲不足慕而願作山中高士耽泉石之勝爲安樂窩而身後魂魄欲依郎太史公所稱巖穴處士之奇行蔑以加也以言乎其識能應變而才堪禦侮也則鼎沸雲擾之際有排難解紛之功智困勇謀之場有指揮如意之效郎古虞卿魯仲連之流亞亦

不是過也以言乎其念切救世而惠足及人也則經營荒政能使貧民無歲而有歲代肩重役能保大戶無家而有家此又其恩德之遍洽鄉里而不啻家戶祝以佩之者矣使彼蒼再假君以年乘時利見大展猷爲其所建豎當必有烝然可觀者又豈止名高鄉黨嘖嘖爲輿人所誦已哉謂之體用兼備洵非誣詞已然則天之所以厚植於君者皆於其後之人也如中翰之篤學嗜古且具經世才將來出入承明事業正未可量而諸子森森玉立日漸崢嶸君之所以

遺其後者誠有勝於居積萬倍也已君生於萬曆壬寅九月八日卒於順治丙申十二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五配周氏側室生子十八長天游名爍庠序間次天潮天澍天溥天浩天波天淳天瀚天濬天泓女六人所嫁皆名門孫男五孫女五墓在金庭玉塢之陽以壬寅十月窆爰系之銘曰

傳稱多財善賈而君顧以所積賑窶俾萬家賴其資簽郊人善任付之討簿以無忝遺於其祖明季役繁追呼比戶咸卸君以脫所苦君毅然肩之厥惠甚溥

盜興於湖弗能安堵君請於官備戎弓弩事事有備
寇銷湖浦別業透迤蓄藏諸古咸知君之文而不知
其武弱歲揮金護兄於傷兄殁保孤克稱善撫終君
之心煢煢失怙日庶其勉旃以無忝我父種德無疆
今宜篤斯祐于孫繩繩兮黼黻圭組千秋萬載名不
磨蔚彼崇岡東山塢

奉直大夫前吳江邑侯奠萬劉公墓誌銘

三韓劉公奠萬于康熙三年四月內來令松陵歷任四載政績丕著最奏

上聞擢公秦郵州守吾邑中縉紳大夫士以暨鄉閭小民途呼巷語以爲吳江一日不可無公何高郵之幸而吳江之不幸也相與泫然泣下未幾以考成一毫未完之分數停公公得稍留復傳相慶告葢遍邑之民幾得公一日在邑爲一日之喜而公亦必以一日在邑盡一日之事旋報完開復奉

命候補慰止吳門忽爾遘疾竟于康熙七年十月二十
日　嗚呼痛哉今公長君以中翰在都聞訃
將抵矣　公之懿略屬其弟淑寰來請余銘其墓
中之石　狀衣歸塋嗟乎公之懿實即公之治邑是
已千秋　松邑與人口碑崇祀名宦俎豆實
有彰彰不一　者且余為邑之人職官舊史所敬慕
公者　[illegible]公銘謹按狀公諱定國字奠萬遂
東濬　[illegible]　為濬陽名族公父諱弘遇字勉之

祖武皇帝開國以文學授校書中秘歷事
太宗文皇帝積有勛伐至
世祖章皇帝朝南北一統文教四訖遂兩奉
璽書巡撫江南山西所至勞來安集有惠政進秩兵部
右侍郎佐理樞務時被
寵遇傳爲盛事大抵司馬公服官之日秉持清節不以
私累公嘗曰爲兒孫厚積者適貽兒孫費但賸粥差
勝耳以清白貽謀其家教可知已公承司馬公庭訓
早歲素履端謹卽以服官勵節忠君報國爲志故歷

練精敏明達機務居父喪哀毀骨立如不欲生時公母徐淑人已先逝繼母唐淑人老病經年常在牀褥公奉持維謹周旋湯藥衣不解帶及唐以壽終公哀念之誠久而勿替厚具喪葬易戚兼至如前時是以鄉閭咸稱公孝發于天性此公事親之大端也公季弟諱安國令任完邑令平時昆季之間少以恭事長以愛接友讓孳諠藹然盈于門內逮析爨之日涕泣不勝自是分財不較時人比之薛包之義讓故司馬公嘗語公曰吾薄俸汝知之然弟汝弟也同異惟汝

衰盍亦惟汝竟以產業委公不加分析已早知公能撫其弟而公果不背不泯卒如父志此公友于之大誼也公居恒獨處立身以端持身以靜泊乎無爲淡然自足食麤衣敝不近聲色其勤儉以治身者有如此公智識明捷其與人也能見其情其歷事也必裁以義課子詩書終日不輟口一以忠信孝弟爲趨庭垂訓之端以辨情晰理爲他日服官立政之要其平居教子者有如此今

天子御極之三年公以父蔭授吳江縣尹命下之日人

爲公難之曰地處衝疲民煩賦重其何以治公曰我旣爲邑父母惟體父母之名以治家之法治之夫獄訟者體國之大要也獄訟繁興爭端不息其民必生業不理生業旣荒正賦何出苟獄訟減省鄉無叫譁民安生理正賦何患不給乎先是公未至之日餉儌星馳官以考成負累比比而是以致上下情疎不遑恤其民民又困新舊併徵致不能恤其命松陵賦數十萬益爲加劇公下車伊始釐剔獘端卽蠲除一切雜耗俾民免私費而毫釐皆入正供莅事一年夏稅

秋糧如期早課兼清前逋三萬餘兩而賦額清矣公練達事理善揣人意松民訐訟者卽以數言折之唯唯而退于是人服其明嘗勸止其民曰事入公門無鉅細動經時日汝民不無廢業且互相搆結怨氣日深由邑不已必及府道府道不已上及督撫連年不解必捐產營債徒爲訟師黠胥利耳故吾民苟非積仇大恨可已則已否則從公議否則赴吾吾不過爲汝平之毋致牽連不解是以莅事之日案無積牘詞不盈架而訟爭息矣先是獄中繫縲嘗百餘公莅邑

三載獄爲頓空僅止二兩人耳獄吏告以獄空無人畏不敢守請以鋪罪益之公曰鋪罪輕獄罪重奈何以輕作重乎叱之退斷不以彼易此也後兩罪減戍圜扉之地鞠爲茂草關鑰不下着老以爲有生來目中所未覩而囹圄空矣吳江當太湖下流乃古三江入海之地自徐武功濬治以後汚萊壅塞歲乙巳秋湖水騰波頃刻閭民居盡淪于水瀰望皆湖公登城歎曰吾民其苦矣爰採故老之言以鼓樓砥邑治前素爲捍水久圮不治公即捐俸成之不浹月而巍奐

一新又傳攷水利之說長橋爲三江咽喉歷年橋既傾圮水賓全淤迺議修復吏引故事請議城中坊保出貲曰此往例也久之未報公曰爲居民平水道爲行旅便車馬吾何惜傾囊倒篋乎即捐俸貲立成之于是塘工繼起南北坦途往來無褰裳之患且重治學宮再起中明旌善兩亭補葺城垣再議起搆縣堂擇日鳩工而秦鄅之遷已至遂不復舉諸若此類不費民間一錢不支官庫一金衆不役而事速就而廢墜畢理矣邑當南北孔道往年閩粵未靖征調不息

所至驛騷民人避兵如避亂官吏畏兵如畏敵悉索
敝賦靡有息肩公才猷素著加以苦心調劑俾往來
者帖然相安自是邑無避兵之苦其所資米豆薪芻
牛酒悉發橐金置辦與市價等而供億無煩矣大抵
公秉性峻直見人有一善務奬之使其成有一不善
務抑之使勿之遂不求名不市惠人有告以貧若即
捐囊與之不少吝聞有利便宜民即竭力圖之不以
難成自阻初試劇邑能耐事治煩催科非子夜不輟
益殫精嘔血于爲令之道亦幾歷星霜幾費寢食矣

然官有餘閒民有餘力獄無罪犯課無缺額方冊六百里家有衽席之安則皆公之賜也信乎視國如家視民如身所稱眞父母者惟公足以當之惜彼蒼不稍假以年俾略展其濟時之偉抱而竟以是終焉嗚呼當公身歿之日吾邑之人無賢愚無少長無不爲之稱公在事涕洟失聲者異日俎豆江城千秋不墜又豈僅桐鄉禱祀之靈峴首墮淚之思已也爲之銘曰

維古松陵太湖之濱潟田萊汙半長蒿蘋賦繁役重

十室九貧道値子午供億艱辛歷數長吏被劾以去
地方累官不遑寧處劉公爲宰廉清仁恕息訟止爭
正供迺裕百廢具興勿支官錢捐槖葺墜惟民是便
橋梁維閣縣治巍然垂虹攸濬水利千年思公之德
震澤汪汪紀公之績穹窿並昂胡天不弔空餘甘棠
萬民有口公也不亡

誥封恭人吳母孟夫人墓誌銘

三韓侍御吳公■■生際

太祖高皇帝開基之會夙負偉略矢志匡時誠五百年閒出之名世也從

龍入都知國家武功丕殫惟根本之圖莫先于安民飭吏遂棄章京職就文階考授豐潤邑令招徠安集務稽勸農凡四載政通人和受知于

世祖章皇帝晉擢侍御史歲癸巳適余從中樞謬承人乏濫竽憲總兢兢以力持風紀澄清吏治爲期而公秉

持清節整綱飭紀亦以安天下致太平爲已任與余志合道同若夙契然及余歸田公之子來令晉陵清敏勤慎邑政大理考成報最晉擢清華余旣與侍御公周旋臺署復從公之子叨庇棠陰誼薄雲霄非特一日相知之雅也今錫山公以其母太恭人狀來屬余銘其墓中之石余何敢以不文辭謹按狀恭人姓孟氏父德春公爲遼東淸河衛世襲指揮使母姓劉氏封淑人皆遼東右族恭人生稟淑質幼多警悟年十九來歸侍御公雍肅有儀祗事翁贈中憲大夫越

川公姑王太恭人雞鳴夙戒不懈于禮侍翁姑左右必審伺飲食寒暑珍羞漿醴與夫紞紉縫製靡弗當意且身自緯蕭緝績不恤勤瘁故敬供所嗜無匱乏恭人長于武功世族之家而夙嫺禮訓葢其天性使然也於是越川公暨王恭人愛恭人甚以爲婦有德能襄內事備古淑媛之風而才識尤敏給偶試以外事則言必中機輒有成驗于是凡疑事必諮于恭人益加敬焉曰他日相夫致其敏慎足遠患害而流聲名吾無慮矣侍御公奮志乗時大略弘遠遭逢盛際

豫識天下大勢當奮自遼左必有英特奇謀之士雄武命世之材雲蒸霞蔚羣萃茲土者乃廣爲延攬深相結納一切家產有無悉置不問以委于恭人恭人黽勉求之躬率婦婢早夜勤作家用以裕客至則盤餐時具紵縞贈遺皆出自紡績之餘而絕無倦心于是四方賓客饗附景從咸人人得其歡心而侍御公之名愈彰因以保聚鄉井室廬無恙致三黨咸得所依皆以推侍御之略及恭人之助云然僅知恭人之助其家而未知恭人且助公以祇勤國是也歲乙酉

侍御公就豐潤令恭人則贊以撫恤困窮招集流散
乘時墾殖有能吏聲及公擢御史則贊以公爾忘私
國爾忘家故侍御侃侃朝列力以公廉砥礪時俗一
時有眞御史之稱而吏治一清大抵士君子能達國
體識時務亢然欲有所爲而屑屑于家人生計之謀
則什且減其二三若侍御公之志氣卓犖遠謀廣慮
曾無幾微芥蔕于其間而以精白一心大起其功名
謂非中助之力不可也及南服未靖海氛猖獗
天子加意遠疆以爲非素有幹力不畏強禦如侍御公

不可于是

特簡叅憲漳南先是

王師旅集沿海居民始苦于賊繼苦于兵往往嘯聚山谷逆我顏行勦撫罔效恭人贊于公曰由來兵之所處荆棘生焉皆官不養兵故兵出而擾民民益窮而爲盜清盜之源必先自養兵始于是軍糈稟給公應之于外而軍中一切袍服衣帽牛酒犒勞諸事恭人悉任之于内率家之僮婢晝夜督理日給數千常致有餘無或不繼由是軍無缺需民以安定而兵民交

戢矣恭人又贊于公曰誰謂漳南之多盜耶皆吾民也棄之則爲盜撫之則爲民奚忍久遏其來歸之路盡犂之鋒鏑下乎公于是亟下招降之令所在如歸市未幾而漳海悉平時各營俘獲老弱婦女不可勝計恭人又贊于公曰

王師所至當令信聲先路況此屬無辜何可聽其瑣尾仳離而不俾以生全歸其家室公乃得請

王命俾營間各出所掠之俘搆空廬以居之給薪米以活之大諭民間所失親屬皆來識認完聚此公之保

全漳南數萬家之父子夫妻者仁慈最厚陰德最大
而亦皆恭人贊助之所致也未幾侍御公又備兵懷
隆恭人隨焉一載轉楚督儲值李孽作亂奉
旨三省會勦數十萬軍需無間遠邇皆係公辦給時山
谿梗阻而轉運芻糧刻不容稽于是恭人親督家人
兩晝夜中立成布囊萬餘賫送軍前士氣加奮顧曾
不辭拮据以為內助之道當如是也朕則恭人能識
先務審大體不以一家之豐嗇為謀不以一人之勞
逸為計如狀所云勤國事以為家事由婦道而成臣

道古今來女内史則中所艷稱賢能並者可傳可誦者洵未有若恭人也已若夫家庭之暇訓子錫山令君言有可法行有可師兢兢于忠孝大節俾毋泝祖考羞迨至服官尤以愼名節勤官守爲誨今日令君之淸比惠泉聲高錫嶺循卓冠天下大約皆本之慈訓至于撫二孤姪曰應昌曰興宗曰興祖幼則教以讀書長則爲之婚娶興宗官至嚴州郡守其子秉仁復爲誨讀婚娶如其父以逮宗族之嫁娶喪葬及于親娅故戚無不量其多寡以爲助隣里之孤貧者咸

周恤罔缺焉其義問洋溢遠邇誠有丈夫子所未能致者已乃若身貴而不遺情于荆布年高而不稍倦于勤勞此又恭人之懿行徽德未可以盡爲繪述者也嗟夫國之將興必有才人以開其先如周之文王不特才如十亂若麟趾兔罝之見于男子也自采蘋采蘩喬木汝墳草蟲行露大率家室之篇居多故能卒成王業端本化原若侍御公之忠勤憂國慷慨任事余嘗避之今讀恭人之狀信乎國非賢才不足以成治家非內助不足以成化已爲之銘曰

蔚蔚遼士。典

王之都。國士雲從。女德亦殊。卓哉孟母。克贊其夫。臣忠

蹇蹇。婦順瞿瞿。同憂國恤。罔顧勞劬。有子惟賢。載纘

前謨。孝孫繩繩。用昌于吳。世篤忠貞。惟母之愉。

黃母朱宜人墓誌銘

順治八年辛卯春刑部員外郎黃君自起奉詔使浙東事竣還以便道省二親承懽未幾遂丁母宜人艱哀痛辟踊終七之喪念君命在身不敢以讀禮故委諸草莽仍竭蹶趨朝告成事而後居憂因具述宜人狀告金子求爲之誌其墓而系以銘以宜人王母余族姑也凡宜人之可誌者皆余所悉也余其何能辭焉宜人爲覃封刑部員外郎介石黃公元配姓朱氏世居苕溪稱望族曾

王父萬曆庚辰進士刑部郎中雪峰公父文學右雪公王母金氏母沈氏皆出名閥介石公母亦係沈氏嘗徃還母家見宜人賦性溫醇愼容止寡言笑年未及笄莊謹如成人若得爲黃門婦他日必賴之光大其家遂謀字介石公比及于歸事雙白之翁若姑曲盡色養飲食起居須宜人乃安介石公昆仲六人祖遺不甚饒析之爲六產益薄宜人勤約自持毋脫簪珥躬蠶織以佐介石公之拮据經營力恢世業介石公性坦率遇外侮能置勿較輒弭怨隙下至臧獲有

不當意未嘗寛假然不事訶責皆宜人左右調護與有力焉先是舊址湫隘與兩伯氏同居繼新堂構仍與叔氏並爨盤飧餽遺有無相共先後四十年間伯叔妯娌始終內外無閒言族戚有窘乏孤苦者必多方周濟即傾橐中裝贍之勿靳有兩兄早歿子皆幼見必涕泣嗚咽撫而教之不異已出黃君自七歲就外傅以及長而能文好交游凡師友酒脯之供宜人頤指取辦罔有弗給顧自奉則食糲衣敝泊如也通釋氏書擘畫家政之暇常焚香持誦不羨紛郁及黃

君成進士除比部宜人誡曰兒筮仕西曹司天下刑獄于公平反門閭克大能以寛恕居心慈祥讞獄我無憂矣兒謹識之黄君佩服慈訓一如歐陽永叔承其母告以治官書之言于是聲赫西曹行將列清華首選而宜人以中年勞勩得痰疾日以漸劇卒以是革遂貽黄君以罔極之深痛也嗚呼惜哉然則宜人少以女德見重于其姑繼以婦道克相其夫以大厥黄氏之家聲終以母道教子有成爲名法曹而周旋于妯娌族黨之間情誼洽摯以及下御臧獲輩慈恕

有體悉協古賢淑之內則是皆宜人之可誌而傳者也宜人有子三長即自起巳丑進士刑部員外郎娶沈氏二尹雲湖公孫女繼周氏封廣東嶺西道右叅議雲卿公女次自泰縣學生娶申氏乙未進士思夔公孫女次自觀府學生娶沈氏文學仲蓀公女女一適丙子舉人沈雲陽公孫洪祚縣學生孫男三長元瓚自起子聘庚戌進士河南按察司副使仲庚吳公子太學生封工部虞衡司主事載顥公孫女次元璐元瑜自泰出俱未聘宜人生于萬曆甲午年二月十

一日卒于順治辛卯年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
今擬卜塟于吳江縣震澤之新阡銘曰
笠澤之南隹氣鬱盤爰旌母賢奕奕彤編既昌其後
何必上壽既永其名殁也猶存

敘次質實不用不可識之字順理成文宜有金石
之壽〇荆川先生于諸家墓志有變有貫知貫字
義方許讀此等文　陳百史先生評

誌女德字字確據無溢詞至總結處如層雲叠巘
極文章之妙　孫北海先生評

敕封孺人侯氏墓誌銘

晉陵秦太史留僊於余有一日之雅氣誼篤甚將以康熙四年乙巳嘉平月瘞其母侯孺人于唐山灣之新阡而以以新先生手疏行畧偕伊弟仲叔季三人踵門來請銘余讀先生之言曰吾妻姓侯氏侯之先世多名德又世顯貴太僕卿少芝公諱先春爲孺人王大父戶部主事澹泉公諱鼎鉉爲孺人父母安人華氏于萬曆丁巳二月二十五日生孺人年十八來歸生四子長松齡以大宗出繼先兄文林公後次松

期松喬松如女四而殤者三以順治庚子八月內

覃恩疏請移封本生母徵

俞旨封孺人嗟乎吾欲稍述孺人之生平悲不能自止吾垂老矣而不能與孺人偕老四子皆成立矣女嫁矣不能見其盡皆成立見其嫁嗟乎吾至今而益悲也孺人之未歸吾也祖母王太君親教之太君少而守節教子及孫成進士兩受旌于朝通國稱侯節母云于諸孫中絶愛孺人謂其類已及于歸後先君子所捐館舍時吾方筮仕在外使任家事內釁外患沓

至紛起孺人案娩性成一味以鎮静佐我且時時爲之解慰曰是何足慮在我所以自處何如耳卒之啓消嘿奪孺人之力居多歲辛巳不戒于火先君子極尚處堂中火及于霤先母號泣欲以身殉孺人衝入烈燄中率先童僕手自扶掖僅得免比吾以掃先大夫墓在外非孺人則禍有不忍言者先母恆多病孺人藥餌必親飲食必親靡有後時先母性嚴重意有不可或竟日無笑語孺人側行却立若無所容必待意解而後即安凡奉事先母者幾三十年未嘗見其

過失孺人亡而先母日夜悲泣迨屬纊之夕猶呼孺人不置嗟乎此可以觀孺人也已其事吾甚敬家無巨細經理靡遺然必向吾取進止未嘗專決客至命酒必腆以言甚至躬親庖湢必當吾意乃喜吾每多外傷內交澹泉公實終身覆翼之而孺人未嘗有幾微德色凡若此者皆人情所甚難其于諸子雖甚愛惜有過必加訶責松齡成進士官翰林手書戒之曰勿以年少驕人年少易爲人重亦易爲人輕汝思爲人所重者哉又曰勿念我汝能勤職業答

君恩即所以報我也其明于大義如此持身持家一以勤儉為法躬親織紝晚寢早作閨閫之內規程井井二十餘年如一日性樸素首不飾珠璣身不御紈縠親戚族黨之困乏者歲時必厚卹之又設糜施櫘以濟貧且死者日若不足孺人平生無大病秖因秉家勞瘁髮蚤白歡飲減少復以齡兒在宦邸恐不諳世故常以為憂戊戌松齡假歸歡聚一年自謂精神漸壯不意庚子秋松齡北上不越一月遂病病遂不起嗟乎孺人有四子松齡既之官松期復就試金陵永

訣時僅兩幼子在側耳嗟乎傷哉吾垂老矣四子皆成立矣女嫁矣而孰使吾無憂無病以至于老使四子一女得以皆成立得以嫁者乎此吾之于孺人至今而益不勝其悲也余讀先生之言如此不禁擊節歎曰有是哉孺人之內行純備抑至此也其著有女德也則甚愛于其節母之王太君以為類已其著有婦道也則移其孝于王太君者孝事姑嫜三十年如一日以致太孺人屬纊之夕猶追思連呼不置其著有妻道也則相夫子秉家督值內搆外訌之際一味

佐以和柔鎮靜而棼絲就緒家卒以寧其著有母道
也則撫育四子一女皆克成立長子官翰林手書戒
勉諄諄以讀書稱職報
君恩爲言敎諸子亦必引繩切墨不稍寬假至其孝能
格天不惜焦頭爛額手拼翁柩于烈燄之中俾祝融
爲之退舍先靈得以晏然此尤其賢能之大較著者
也若夫儉足以維風勤足以樹範禮毋稍缺于親朋
敬毋稍戾于夫子惠必遍周于族黨施必首及于饑
寒甚而掩骼埋胔澤逮枯骨在他人爲闒則之卓然

而驚爲罕見者于孺人直細行耳嗚呼賢哉秦孺人也明理達義沉幾遠識雖學士大夫有所弗如也余何能悉書書先生之言如左其亦可以傳之不朽也已爲之銘曰

女德婦道純備無二令妻母師今古誰比宜有壽也四十有四宜其福也綸綍初賜天可問耶似盈而忌不可問耶其後正熾蔚蔚高原坤儀隹地煌煌管彤光昭睹記金石銷兮名永貢歲月遷兮人彌企

烈婦陳氏墓誌銘

康熙四年乙巳正月十有一日吳縣塘村坊者袁七妻陳氏以節烈死雷轟一郡諸人士爭為詩文詞弔鞔息齋老人聞而嗟歎不置爰詢其狀而為之誌其墓曰余嘗職舊史氏惟史扶幽表微若僻隱寒賤窮簷匹婦其節烈幽光足以激揚風俗砥礪貞淫者尤宜亟書已謹按烈婦姓陳吳縣穹窿山塘村里人生長農家稟倩姿性茹貧苦有富人以選遣室請堅辭不允年十九歸村之坊者袁七不逮事舅姑每祭享必

竭誠盡孝生一子甫匝歲夫以傭作數出陳攜子獨居蕭然土室中蓆門不蔽每出入樵汲于山隈水畔不苟言笑比隣惡少周二伺其出輙調之陳正色拒者屢矣一日薄暮叩陳門借名乞火將犯焉陳大聲訴呼乃得脫因趣夫歸具告之故曰必徙居乃可否則惟有死而已夫曰我貧將安徙汝曷以刀自衛也婦唯唯識之未幾袁又傭木瀆里陳枕刀備焉歲正月十一日夜方闃惡潛身啓鍵入婦驚起昏黑出倉猝披衣半臂未掩即揮刀斫之中惡左手傷皮肉二

刺□傷惡右掌肘惡憤益
甚惡遂捉刀還砍陳胷脇
出惡亟歸謀諸弟弟見其
狀處遂氣絕復
血汚滿衣倉皇
走至安山橋惡忽見紅霧四合
遂迷所之爲邏
所得　之理烈哉陳也古今來凡
爲人父者未有不
子爲孝子爲人君者未有不
願其臣爲忠臣爲人夫者未有不願其妻爲貞婦而
卒之父不能必得之于子君不能必得之於臣夫不
能必得之于妻比比是也不意一娼者竟得之於其

妻而臨難不苟免捐七尺如諾片言慨然以一刀還報夫命有如此其激昂奮迅義不返顧也嗚呼舉宇宙間禮義廉耻四大防炳炳烺烺于蓬蓽昏夜之中如日月而鏗金石是真可以訓天下之爲人子爲人爲人妻者巳其烏容使之湮滅不傳哉烈婦生于[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卒于康熙四年正月十一日年二十一歲子爲其隣張氏所鞠蒙　撫軍韓有雖立碑旌奬余是以奮筆誌之而系以銘

鬚眉有農家女小星堅辭甘匹傭作有狂且薦門屢窺徙居弗克佩刀自維霜雪凛持倉猝發難白刃星隨雖中惡臂摧玉碎碧血淋漓山谷震動神鬼號悲絶等夷巍巍穹窿方之爲卑縱垂靑史曷殫其詞仰觀日月芳名並之

吳江沈烈女墓誌銘

烈女沈姓。松陵世族。裔祖諱法號嗣源。父諱樞號中垣。皆邑庠生。女生長德門。夙嫺閨訓。足不踰閫。鄰婦亦罕得見。乃鄰園有惡少鄒文宰者。因伊父鄒濬與沈平時識面。探知女有姝容。陡起淫心。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昏黃時候。乘女父往鄉。母又痞產。宰色膽包天。遂踰墻潛入。直逼寢室。時女猶刺繡熒熒一燈。忽聞門響。亟呼有賊。宰橫以手淹其口。女憤極。即以架上繡刀自刺喉。幾斷矣。比家人驚起逐賊。宰遑遽

欲遁爲沈僕湯信邀而擒之亟卸衣帽并立責狀求釋而宰之居停某于沈爲內戚陽勸陰縱宰遂遁去及家人還至內房看視則女已血流遍體仆地不起矣女家猶延醫療治女誓死拒醫至七日而絕時十月朔五日也嗚呼古來忠臣義士炳耀史冊千載而下猶令人欷歔憑弔咨嗟慨慕之不能已已者惟是臨難不苟免毅然一死之爲難耳此在鬚眉丈夫中百不得一不意于閨淑得之且以利刃截喉割不一次有求速死不得之苦有必欲死而後快之心視彼

割髮毀容截鼻務耳爲貞妻節婦女流中所艷稱不可及者方諸于此篾如矣女死之時已届冬令先是兩日大雷電卽日又氷雹雜下玉碎蘭摧慘動天地有如是哉烈哉女也上足以光

聖朝之風化下可以挽薄俗之淫靡吾邑而有其人其事焉詎足以傳也已女生于順治七年庚寅九月初九日卒于康熙五年丙午十月初五日年甫十七許聘顧氏未嫁將塟于吳縣仙人山祖塋之側尚未卜期同邑息齋老人向曾備員史職于節烈之事誼得

與聞因據見聞之最眞者爲之誌其畧如左而系之以銘曰

天鍾淑範貞不可犯何物狂且敢闖其廬白璧難玷靑鋒電閃有死無二綱常攸寄上震天心雷雹陰森萬口歎嗟遐邇若譁天人協應烈魄瀰亘具區汪汪芳名洋洋彤管莫罄日升月恒

金文通集卷之十六終